



天涯诗海

青春路上

(外三首)

■ 曹建龙

一条不长不短的路
有人迷恋,有人迷途
有人不停地追逐,永不回头

这条青春的路,走了多少年
泪水与汗水浸润、洗涤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局

走在青春路上,有人清醒
有人茫然,清醒者一路高歌
茫然者一路彷徨,却从不后悔

阳光洒在路上,风雨过后
回望,追赶,凝思,脚印
依旧清晰,青春依然饱满

阳光

其实,我不曾躲藏
四季更迭
累了,想躺在云层里
稍作休憩
可时光匆匆,不容我安逸

我必须即刻站起
驱散寒意,融尽白雪
拂去阴暗角落里的阴霾
还你一个灿烂日子

你可以随心行走,或驻足
仰望,或凝视
我予你希望、信念与力量
让你奔走、耕耘、收获

追着太阳前行

太阳升起,阳光明媚
一切原形毕现
有的如薄雾悄然逃逸
有的如白云悠悠飘移
有的如溪水泛起鳞波
有的如雨水闪烁光泽

太阳升起,光芒温暖
奔波的人匆匆上路
有的溪中捞鱼,田野耕地
有的草坪嬉戏,窗下写诗
有的阳光下谈论往事
举手投足皆成有意义的劳作

太阳升起的日子,不再关窗
心情如花儿绽放
眼睛如阳光明亮
即便有风,有雨,有雾
也不碍追求路上的抒情与表达
因为有太阳,便是晴天

回家

当年,只能遥望远方的家
有钱却买不到一张车票
以邮寄方式,把眷恋与热切
寄回家中,只收获几滴泪水

其实,家与心本无距离
现实中却相隔千里
步行只能靠近,乘车方能抵达
可每到年关,总是难遂心愿

无数次想念故乡,梦回故乡
前年,去年,今年
一年又一年
独来独往,梦碎午夜

有时回家太难,在车站间
一次次行走,拥挤成了慰藉
亲近亲情,聆听乡音
拥抱日夜思念的人,感慨万千

百家笔会

蝉鸣：夏日的生命密语

□ 史保民

骄阳将田垄烤成鎏金的河。我踩着麦茬走进故乡的原野，秸秆断裂声混着泥土热气漫上来时，忽有一串蝉鸣撞进耳膜——那是穿透三十年光阴的清越，瞬间将记忆烫出一道通往童年的门。

黎明的雾霭还未散尽，竹篱笆上的牵牛花刚绽开花瓣，蝉鸣已如丝弦轻拨，在青瓦上织出晨曲。奶奶总说“蝉是田园的更夫”，那时我不懂，只记得她扛着锄头出门时，我攥着她衣角踩过带露的草尖，听“吱呀——吱呀——”的鸣声从槐树叶间漏下来，像撒了一路碎银。“你听，蝉在喊‘天亮，莫贪床’呢。”奶奶忽然停步，指尖划过叶片上的露珠，“古人写‘清风半夜鸣蝉’，咱们这儿的蝉，可是跟着日头起得早。”我仰头望树，见蝉翼在初阳里半透明地颤动，鸣声里裹着朝露的凉，恍惚觉得这是大自然写给人间的起床信，每一声都沾着泥土的温热。

日头爬上中天时，蝉鸣忽然变了调子。“知了——知了——”的轰鸣裹着暑气砸下来，却让田野愈发静得能

听见玉米拔节的“咔咔”声响。我和虎娃、丫丫光着脚在田埂上跑，汗珠子摔在地上溅起尘土，笑声却比蝉鸣更欢腾。

我们总爱蹲在老榆树下捉蝉。看它正把口器扎进树皮“唱歌”，我屏住呼吸伸手去捂，它却“扑棱”一声腾空，尾音拖得老长，像在笑我们的笨拙。虎娃抹着汗喊：“它们准是在开演唱会，比谁的嗓门亮堂！”丫丫踮脚够树叶，忽然认真道：“不对，它们是在把夏天唱热乎呢——你听，连太阳都跟着它们的声儿晃悠。”

那时不懂“蝉噪林逾静”的意境，只觉得满世界的蝉鸣是张温软的网，兜住了我们晒得黝黑的童年，连裤脚沾的草籽都跟着鸣声轻轻摇晃。

午后的暴雨总来得猝不及防，墨云压碎了蝉鸣，豆大的雨点砸在玉米叶上。我看见一只蝉被风吹落在地，透明的翅膀沾着泥，鸣声碎成断断续续的呜咽。虎娃抱着膝盖蹲在草垛下，鼻尖还挂着没擦的泪痕：“它们会不会被雨浇坏呀？”

我攥紧掌心的蝉蜕——那是奶

的青草，齐刷刷地贴起了脚尖，举起了绿色的手掌，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位陌生的访客。

我不是海子，我是来自海子家乡的兄弟！不远千里，从江南小城奔赴戈壁高原，游历不是我的本意，探访显得些微矫情，可是站在这葱龙绵延的滩头，面对郁郁的青草和圆月的毡房，我还是要深情地说——

姐姐，你看呀，这里牛羊成群，马儿奔腾，绝非“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姐姐，你听呀，这里诗人吟咏，游客感怀，也非“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还有那火焰一样燃烧的青稞酒，一饮怡情，再饮微醺，三饮酩酊……在乌兰滩，我愿意沦为一名酒客甚至是酒徒，在大快朵颐飘香羊肉的同时，一定会转告诗人海子——我的兄长，荒凉已被绿意密密地覆盖，寂寥已被歌声悠悠地占领。

其实，乌兰滩的主人是那些低头啃草的牛羊，我们贸然地进入它们的领地，就像海子当年与德令哈的邂逅，要“把石头还给石头”。

而我，此刻最想做的，就是将双手兴奋地伸出来，“把青草还给青草”；或者像牛羊那样，咀嚼进去的是青草，分泌出来的是鲜奶……

也应是晶莹剔透的两滴：一滴为可鲁克湖注入了微量盐分；一滴为我这名远道而来的访客溅起了拍摄激情。

把相机的焦距，缩短——拉长——延伸——，变幻的镜头里，这两只美丽的鸟儿，羽化成鸳鸯戏水，羽化成蝴蝶双飞，羽化成姐姐与诗人携手前行的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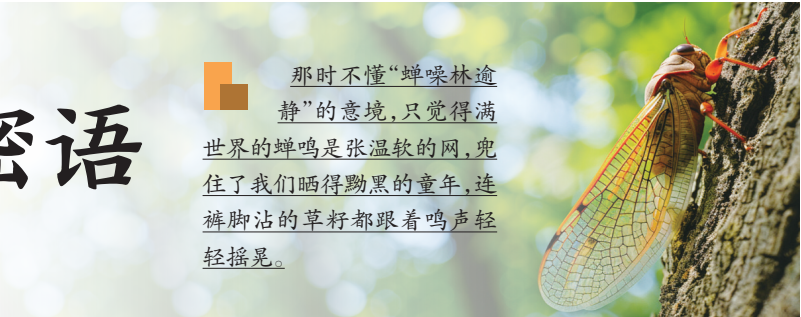
啁啾声起，多草的芨芨滩上，岂止有那一对美丽的水鸟！闲庭信步的黑颈鹤，迁徙路过的斑头雁，珍稀少见的大红鹳，这些并非诗人空穴来风的意象，它们在这里筑巢筑窝，生儿育女，可鲁克湖成为了幸福的家园，爱情的天堂。

做一只鸟儿真好，姐姐，今生今世，你能否与我一道耳鬓厮磨？来生来世，你能否与我一起双栖双飞？

种艰涩，一种咸苦，让我懂得了生存的不易和生活的困累。可是没有苦涩，我们的身体肯定会缺盐，我们的骨头可能会缺钙——那些营养失衡的人，怎么能够敞开博大胸怀，怎么能够撑起铮铮铁骨？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赋予盐雕的形象，如我就绝不可以。但是觅得一份机遇与茶卡结缘，我一定会将盐雕几块透明的晶体，带回去好好地珍藏。

尤其在那细雨霏霏的季节，我会站在江南小城的窗棂边，遥对西北，口中默默地诵念：姐姐，我曾经到过德令哈；姐姐，我忘不了那盐雕一座连着一座的茶卡……



那时不懂“蝉噪林逾静”的意境，只觉得满世界的蝉鸣是张温软的网，兜住了我们晒得黝黑的童年，连裤脚沾的草籽都跟着鸣声轻轻摇晃。

奶前几日在槐树上摘给我的——忽然想起她常说“蝉儿经得住风雨，就像人经得住磨难”。果然，雨停时彩虹刚爬上东篱，第一声蝉鸣就从湿漉漉的树冠里钻了出来。起初细弱，却越来越亮，像准在云端敲开了水晶铃铛。“看！它们在唱胜利歌呢！”丫丫指着树梢蹦跳，水珠从叶尖滚落，在阳光里碎成蝉鸣的音符。后来读了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忽然懂了那时的震撼——原来生命的坚韧，早藏在蝉鸣穿透雨幕的刹那，藏在它们抖落水珠重新振翅的姿态里。

夕阳把田埂染成琥珀色时，蝉鸣忽然低了下来，像奶奶哼的摇篮曲，裹着炊烟的暖。我趴在奶奶背上，看她鬓角的白发在风里飘，听她讲“蝉在地下等了三年，才等来这一季的太阳”。

“人啊，就该像蝉一样，哪怕日子短，也要把声响唱亮堂。”她的手抚过我汗湿的发顶，指腹带着锄柄的粗粝，“你看‘居高声自远’，不是靠风托着，是自己站得直、唱得响。”那时的

人生小记

暗处也有光

□ 曾婉玲

傍晚，篮球场上，运动员们挥汗如雨，每一次投篮都如流星划过夜空，点燃全场人的热情，引来阵阵欢呼。而在场边，啦啦队员们也全情投入，她们整齐的口号如汇聚的星光点亮了赛场。这我不禁想起那次英语演讲比赛——它让我深刻意识到：并非每个人都要站在聚光灯下闪耀光芒，那些在角落默默付出的人同样值得最热烈的掌声。

那是初一时，学校举办英语演讲比赛。我的口语并不出色，却意外被老师安排担任我们班团队的提示员——站在舞台侧面，为选手们举着写有关键词的提示牌。起初我满心失落，觉得这个角色微不足道。直到初次演练时，我看见一位选手因紧张而突然语塞，台下其他团队的提示员立即举起提示牌。那一刻，卡壳的演讲重新流畅起来，如同被春风解冻的溪流，我忽然明白：聚光灯照不到的角落，同样藏着让舞台发光的能量。

演练结束后，对着之前写的“粗糙版”提示词稿子，我开始认真研究起班级每位选手的演讲稿。遇到有疑问的，就和他们讨论，并用荧光笔

我把这话含在嘴里，像含着一颗没化的糖，直到多年后站在奶奶的坟前，看蒲公英载着蝉鸣掠过青冢，才忽然懂得：原来她早已把生命的答案，藏进了每个与蝉相伴的夏日。

如今我在钢筋森林里穿行，耳机里的旋律总盖不住记忆中的蝉鸣。某个加班后的深夜，忽然想起故乡的夏夜——奶奶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蝉鸣从四面八方涌来，织成缀满星空的网。那些以为被岁月冲淡的细节，此刻都在蝉声里清晰如昨：她鬓角的银霜，她鞋底沾的泥土，还有那句“活出自己的精彩”，早已和蝉鸣一起，刻进了生命的年轮。

窗外的风掀起书页，不知何处传来一声蝉鸣。恍惚间，我又看见七岁的自己追着蝉跑过麦田，而奶奶的笑脸，正藏在每一片颤动的蝉翼里——原来有些声音，从来不是夏日的私语，而是跨越生死的叮嘱，是生命对热爱最虔诚的应答。

“此曲只应天上有”吗？不，它早就在人间落了地，在每个懂得倾听的灵魂里，长成了永不凋零的夏天。

标出复杂句式，在不熟悉的单词边缘写下发音备注，再结合每个人容易卡壳的关键点，最终整理出了一份“精装修”提示词稿。休息时，我又反复练习举牌角度——既要让选手一目了然，又不能遮挡观众视线。

比赛当天，台上灯光闪亮，我站在指定的位置，担负起我的职责。一位选手有点紧张，声音有些颤抖，我迅速举起提示牌，并悄悄比了个“加油”的手势。看着她逐渐镇定，声音重新变得清亮，我的心中泛起一股暖流，仿佛自己也站在舞台上中央接受观众的喝彩。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句话像是此次比赛的生动写照，正是有了众多像我这样站在暗处的提示员，才成就了舞台上的璀璨星光。同样，那些为比赛核对流程、调试设备以及编写稿件的幕后工作人员，他们的默默付出也为台前编织了一份荣光。

其实生活从不缺少耀眼的星辰，但让星空真正美丽的，是每一颗认真发光的星星。当我学会了为角落里的坚守鼓掌，我好似也听到了这个世界最完整、最明亮的回响。

光阴故事

我们的麻辣烫岁月

□ 李娜

镇子上的麻辣烫小店里，我和朋友对坐，中间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和一碗烫菜。碟中的粉上堆积着几根青菜和一大片辣椒，红油在白色的粉条上蜿蜒流下，在氤氲的热气中扭曲。朋友低语：“看着很红，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辣”。说完我们挤坐在不约而同地笑了，拿起筷子夹起被染成红色的粉条，便有了一阵归属感。

这碗麻辣烫，是我们在分离的岁月里，无论间隔多久，总会回到的渡口。

中学寄宿伊始，我俩借着上班车和返校的一段时间差，溜去寻觅这香辣滋味。窄窄的店内，我们挤坐在小桌旁，碗中盛着红油浮漾的汤，碟中盛着土豆片、豆腐皮、青菜叶、肉丸子等我们喜欢的菜，我们来不及等粉变凉，便大口吃了起来，边吃边吃，还要喊一句“好烫”。纵然家乡老式麻辣烫不以辣为卖

点，但也是一种味蕾刺激。我们被烫得双颊通红，汗珠也自额头渗出，却仍不停歇，贪婪地吞咽着。麻辣烫的美味如顽皮小兽，在舌尖上翻滚跳跃，竟在不知不觉间，融化了离家的孤寂，夹着一点温暖的滋味。

高中岁月里，我们课业渐重，唯有周日才能短暂逃离书本的围城，聚首于此。那麻辣烫的汤底，熬得浓香深醇，骨汤与牛油彼此缠绵交融，浇上那红亮不呛的辣油，最后再加些许香菜和葱段——霎时香气腾跃，直冲鼻端。我们每每都会要上一碗免费的汤，再点上一份宽粉。我们倾诉着课业的重担，梦想的轮廓，甚至少年心事的青涩波澜。年少时浮沉的心事，也在这麻辣烫的聚首中有了一个可坦然托付的归处。

后来各自天南地北去上大学，可每逢寒暑假回家，重逢的第一件事，便是同去那间小店。我们讲述着外面的世界，也交换着各自的悲

梅雨时节，青石板路总泛着湿润的光。卖豆腐脑的王老头照例推着木车，铜铃铛“叮叮当当”撞碎了满巷的静谧，那声音和着豆腐脑蒸腾的热气，成了这条巷子最鲜活的晨曲。

这巷子里的营生，大都有些年头了。拐角处的剃头铺子，门楣上“顶上功夫”的匾额已被烟熏得发黑。李师傅总爱哼两句京戏，“苏三离了洪洞县”的调子混着推子“嗡嗡”声，给人刮脸时还要讲些前朝旧事。

巷尾的酱园是最热闹的去处。深褐色的大缸整齐排列，表面浮着层油亮的酱汁，飘着八角、桂皮的香气。孩子们最爱趴在酱缸边，看酱油顺着竹提子涌进瓶里，深褐的液体裹着阳光，晃得人眼睛发亮。若是碰上晒豆瓣酱的日子，满院飘着醇厚的酱香，连风里都带着甜丝丝的滋味。

夏天的傍晚，各家各户搬出竹床。巷口的老槐树撑开绿荫，蝉鸣声里，女人们摇着蒲扇择菜，男人们支起小桌，烫一壶黄酒，就着花生米聊天。邻家阿婆的茉莉香片泡得最是地道，白瓷杯里浮着几朵半开的茉莉，抿一口，茶香混着花香，直沁到心底。小孩子们追逐打闹，笑声撞在粉墙上，又弹到爬满凌霄花的墙头。

最难忘腊月里的光景。腊梅在墙角开得热闹，金黄的花瓣落进雪里，倒像是撒了一地碎金。巷口支起一口大铁锅，炸丸子的香气裹着白雾升腾起来。张记的藕圆子，李婶的萝卜丝饼，还有王大爷家祖传的炸春卷，油锅里“滋滋”作响，馋得孩子们围着铁锅打转。烤红薯的焦香混着冰糖葫芦的甜，把整条巷子都烘得暖烘烘的。

日子就这样慢悠悠地淌着。这些寻常巷陌里的烟火气，没有惊涛骇浪的壮阔，却藏着最本真的人间滋味，如同粗瓷碗里的阳春面，简单、温暖、熨帖着每个寻常日子里的人心。



喜，彼此间各自经历的故事，如同碟中筷下翻滚的粉，在搅动中缠绕、勾连，染上归属的底色。

此后我忙于各项事务无法回乡，朋友也在异乡忙碌。相隔遥远，各自奔忙，半年一次的约定，也成了难以企及的奢侈。

一日，手机上忽而跳出朋友发来的照片：一个布满红油，散落几粒花生的空碟子，一个缀着几片香菜、几个葱段的空碗，碗边凝固着些许红油。我一看便知这是那家麻辣烫店的产物，果不其然，朋友留言：“看，今日替你尝过了，味道依旧。”刹那间，那熟悉而猛烈的热辣香辣仿佛穿越千里，重新灼烧我的舌尖。汤会凉，油会凝，可有些东西却沉淀得愈发透亮：它不因分离而消散，反而在岁月的长熬慢煮里，化作封存于心底的醇厚底味——那红油里封存的何止是温度，更是我们年轻岁月里共同熬制的情感结晶。